

旌湖泽畔 听“天音”

□潘鸣

去年冬暖，德阳旌湖水畔竟如小阳春一般温润。这样的时光，闲暇时沿着湖岸漫步是极其惬意的。那日，晴明黄昏，独自悠游于水泽东岸。天穹霓霞如绸，旌湖波光潋滟，数尾鸥鹭贴着湖面低翔嬉戏。遥遥的，有歌声随风飘来，沁入耳鼓。是男中音，一首《九儿》，唱得很动情：

身边的那片田野啊，
手边的枣花儿香。
高粱熟来红满天，
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音质饱满而润泽，富有磁性，音准也相当稳定。音线波澜不惊地款款流淌，自成一脉与原唱版迥然不同的天然韵味。

这妙音犹如一块吸铁石把我的脚步粘住，不由自主地循声而去。湖畔广场上，正在上演一场小型表演。演唱组合四男一女，中年人，细打量，是清一色的盲人。其中三位着装整洁的男士分别担任电子琴伴奏和二胡手、竹笛手。从每个乐手的熟练手法和彼此间的默契配合来看，他们都是经过认真学艺和反复排练磨合的。略感遗憾的是几件乐器土洋混杂，交织而成的配乐听上去缺乏一些协调和柔润。唯一的麦克风架在居中主唱歌手面前，显然，他是这个组合的核心。主唱眉眼上架了一副宽边墨镜，头发是打了啫喱水梳理过的，长衬衫两只袖口都扣了风纪扣，显得台风严谨而端庄。演唱中，他没有任何插科打诨，每自报一首歌名，便专注于歌曲的演唱。他心中似乎储存了厚厚的曲谱，无论传统老调，还是流行新曲，甚至不分男声女声的曲目，张口就来。所有的歌曲经他的歌喉婉转而出，都被演绎成韵味别致的男中音。那歌声，如一脉清溪，深情款款地蜿蜒；又似一缕煦风，温馨地拂扫着听闻者的心田。

演出场地一侧放置着一口小木箱，同样拾掇得一身清爽的女盲人静坐其旁，不时有观众为他们的倾情表演所打动，上前往木箱里投入三元五元。每当感知有人投钱，女盲人都会略微欠身，轻言一声：“谢谢！”……

往常，也不时看到残疾人在路边唱着小曲募捐的场景。因为基调是“乞讨”，所以求乞者唱腔总是哀哀戚戚。而当下这一幕场景，却令人油然而生感动。这几位盲人，是凭着自己平日里克服残疾障碍、艰辛熬炼出来的一份音乐特长，努力通过认真专注的文艺表演，以一种劳动和服务的方式来获取相应的回报。他们精心刻意地塑造自我形象，以每一个细节来展示风度，凸显美感，一丝不苟地演绎每一段乐章。这是对观众的尊重，对艺术的尊重，也是对他们自身人格尊严的毅然执守与悉心维护。透过他们的表演，我想，在场的每个人一定都看到了比音乐本身更为广阔丰富的东西。

一曲终了，我来到小木箱前，满怀敬意，向几位音乐人奉上自己一份酬谢的心意。

在旧厂房 品读“工业符号”

□唐雪元

北有首钢，南有红光。

缓缓地行走于这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最为辉煌的工业时代的厂房，分明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

林立的红砖厂房和具有工业符号感的建筑物保留着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风貌，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遗留产物，数十米高的烟囱让人想象当年有着怎样震耳欲聋的轰鸣……

进入东郊记忆景区大门，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没有城市喧嚣，这里处处都是老办公楼、红砖厂房、火车头和铁轨，充满了浓浓的怀旧感。

这是一个打捞城市乡愁的地方。这里有回忆，斑驳的楼梯，废旧的机器，流淌的是时光的记忆，过去的过去。这里曾是工人们创造奇迹的聚集地，如今，它们就是留下的证据。

这里很小资，喝一杯咖啡，品一壶香茗，约三五好友，谈一谈春节习俗都是极好的，让时间在指缝中流走。这里很文艺，打造的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十足工业范儿的东郊记忆音乐公园，被称为复古工业风的“文青”聚集地。在东郊记忆中央大道上会有许多拿着吉他的驻唱歌手，他们唱着自己的故事，哼着自己的悲欢。

与市区的“锦里”不同，这里几乎没有人去围观驻唱歌手，只是静静聆听他们的存在给东郊记忆带来的独特的音乐体验，一切自然而然。来这里随便找一家水铺子，点一杯清茶，坐下来，听着附近的熙熙攘攘和过年音乐。

适合文青拍照的，还有火车头广场，在火车头广场有四川第一批蒸汽式火车头和两节绿皮车厢。绿皮车厢里面其实是改造一新的咖啡厅，非常适合小憩，走进绿皮车厢，可以抚摸岁月的流逝。

这里有书香气，在大众传媒如此猛烈的冲击下，是不是都好久好久没有认真看过书了，即便看了，也以电子阅读为主。挑上一本自己一直想看却没时间看的书，坐下来，看下去，人生短暂，哪有那么多时间介意过去，要的就是这当下的惬意！

在这儿，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打望东郊那一栋栋并不高的楼。这里，很多的阳光聚集，很多的歌声聚集。那些修炼的历史和机器，墙上的字，依旧保持着灵动和简朴。

时间静止，墙上的字是旧的，机器是旧的。阳光是新鲜的，风是新鲜的。

摇滚的夜晚，有酒在玻璃中行走。闪烁的灯火，编织一款程序的严密。

走出东郊记忆，与之匹配的气候和阳光，在生活的小曲中打捞记忆。留存在一个城市，偶尔去翻阅，可以阅读到那个时代的热火朝天，也可以感受到一代人的奋斗。

漫步剑门关

□田永安

剑门关位于四川通往陕西的古蜀道上，因两边都是连绵百余里的大小剑山，唯独中间有一道形似大门之断崖，故称剑门。

关于它，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战国时，秦惠王欲吞并蜀国，因苦于山岭阻隔，非常难行，于是便谎称赠五头金牛、五位美女给蜀王，蜀王不知其中有诈，便派身边的五丁力士劈山开道，修筑一条通往咸阳的大道，于是便有了今天这条古蜀道和一座形似天险的剑门。后来诸葛亮率领蜀军经此地，见两边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便令军士在此屯粮驻军，以防备魏军进犯，于是这里便有了一座雄踞深山的千年雄关。

那天，我们在剑门关镇吃过当地的特产——豆腐宴后，便一起兴致勃勃地奔往一公里外的景区。

该景区以两山夹持的剑门关楼为中心，往里是一弯向上延伸的坡地，外面是一条幽深绵长的峡谷。其中峡谷左边是一条通往陕西的公路，一条缆车道从路旁的基座上自下而上伸向对面的山腰；右边则立着一块长约二十多米、宽约六七米、形似一柄长剑之巨石，一条凿于绝壁的梯道从后面蜿蜒而上直达山顶。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从峡谷左边乘缆车去对面山腰，再从那里沿梯道向下参观下面的关楼。

坐在高高的缆车上举目望去，只见四周山岭相连、一望无涯，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直插云霄；俯视图下，谷内流水潺潺、怪石嶙峋、令人生畏。地形如此险峻，让人联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生前写下的那首流传千古的《蜀道难》，里面的“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不正是眼前情景的真实写照？

从缆车上下下来后我们先在站台旁一家茶摊前稍作休息，再沿着旁边那条开凿于绝壁之上的狭窄梯道去往关楼。

此关楼被人们誉为蜀道咽喉，是古人入蜀的必经之地。它高三层，下面一层是用条石砌成的拱形门洞，上面两层是重檐翘角、外有栏杆走廊的木质阁楼，巍然屹立、雄伟壮观。据文字记载，由于历经战火，剑门关楼在过去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屡毁屡建，这次我们见到的是1992年重建的关楼。

站在关楼向外望去，只见一条上面铺着一块块石板的梯道在两边山势的夹持下正由下而上，由远而近，似一条长蛇般蜿蜒而来。其狭窄修长、时隐时现。面对如此险要之地形和交通，我不由从心底发出一声长长的赞叹：啊，“剑门天下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果然名不虚传。

当我将目光从远处移向下面那些从梯道上缓缓走来、意在体验古人长途跋涉之艰辛的游客时，还不由立刻想起那位曾经行走在这条古道上的南宋诗人陆游，想起他的《雨中过剑门》诗中的“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过剑门”诗句，冥冥之中我仿佛看见此时的他正骑着一头小小的毛驴一边行进，一边吟诵着诗句醉眼朦胧地从远处走来。

乡村图书馆 “漫游”

□李淮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这里，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竹编帘，桂花树，绿萝俏，满天星，居然有木质廊桥。触景生情，脑海里突然有了欧阳修的《蝶恋花》在吟颂。冬日里的艳阳天，朋友诚邀，到德阳旌阳区东湖乡高槐树一处咖啡屋品茗。沐浴暖阳阳光，知心好友二三，摆天南海北，谈远古今天。

丽日蓝天，白云在头顶，静静地飘；泥土，带着大地的芬芳，田野阡陌离我如此近，伸手，可以捞一把油绿的菠菜；黑蚂蚁在庭院的地里穿梭，它们是在为猫冬运输食品，还是在做家的迁徙呢？花园里，大红的三角梅开得轰轰烈烈，那幽蓝紫色的蝴蝶兰，一盆一盆，仰头，与三角梅相映成趣；咖啡，是拿铁，还是南山，在煮，在熬，在客人的杯中袅袅漾漾；田埂上，走来了牧归的老人，牛在前人在后，悠哉乐哉；文艺青年，在摇椅上左晃右摆，不甘落伍的花甲人士，要抓抓青春的小尾巴，也在摇椅上摇来荡去；懒猫，两只，一黄色，一黑白麻灰，在太阳下睡大觉；一只名叫“光哥”的鸟，凤头白色，肚腹灰色，黑如漆剪尾羽毛，橘黄色小脚，亮晶晶小眼睛，左顾右盼，招呼着座中的客人。

这里的《荒岛》图书馆的窗帘很有意思，那窗帘，是工作人员小游将她九旬老奶奶用过的夏布蚊帐，剪成一幅一幅长方形做成的，蚊帐年深日久，米白色，用赭色的线，水波纹的花缝制，倒显得古朴典雅；楼梯的扶手用麻绳编织，结实耐用，有质感有温暖。最重要的是，图书馆里那些书。

图书馆的书籍林林总总，约有上千册。杂志有《读者》《作家》《九鼎山》《德阳散文》《旌城问茶》……当你翻阅《中国文学论》时，会为中国文学史的博大精深所感动；看到《天文简史》，你可以就地数一数天上的星星，它们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都在那里写着呢；还有《达芬奇密码》，扑朔迷离的悬念小说，拿上手欲罢不能；摄影集、画册好几种，中国山水画作品集《看江山如此多娇》，里面是“养墨堂”70后俊才数人，以三尺宣纸云烟漾漾，驱七寸之管意态横生，画风自然润含春雨，丹青传神笑煞秋风。

人们到这里呼朋唤友邀亲携故，文人墨客平常百姓，休闲度假放慢心情，喝茶品茗，读书吟颂，互为知己，人生乐事。

这里，舌尖上的咖啡和茶，图书馆的书，不知不觉，让我爱上了乡村慢生活。